

人与自然

醉秋

❁ 王镜寒

“沙沙沙……”

秋风飒飒伴雁鸣,期待已久的秋风来了。它像一把把排刷蘸着金粉给森林刷过,翠绿的林木很快就变得五彩斑斓了,红的像火炬,黄的像金橘,粉的像霞光,绿的像翡翠,蝶变成了一幅幅水墨晕染的山水画。秋风又是一个高品位的戏剧化妆师,给山川万物清理枯枝落叶,吹掉尘埃,打上底色,扑粉、画眼影,贴睫毛,擦上胭脂,画红写黄涂绿带青,忙得不亦乐乎。它从树冠到树腰、从树梢到树根,逐渐给花草树木换上金秋时节的盛装,平添了成熟的味道,让人看见“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一切都发生着戏剧性的巨大变化。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秋风吹过山峦,吹来野菊花,像满天星,像猫眼,眨眨地看着时空变换。秋风吹到酷爱菊花的城市,碗口大的线菊开了,花瓣像流苏像小瀑布,五颜六色,堪比春日牡丹仙子,“满城尽带黄金甲”,催来了盛大的菊花节,菊花仙子就成了市花!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秋风从月宫吹来了一缕一缕桂花香,带着神秘和暗香疏影,沁人心脾。菊花和桂花熏染了秋风,把它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金凤凰,所到之处给人带来好运连连,铺展出丰收的画轴,“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书窗前赏花,人淡如菊,心香如桂,走向中秋花好月圆,亲人游子千里团聚,情倍浪漫重逢,品尝着月饼,畅饮桂花酒,讲述天上人间的古今传奇,别有一番情趣。

“滴滴答答……”

如果说夏天的雷阵雨像少林拳一样威猛霸气、先发制人的话,那么,秋天的雨就是武当派内家拳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初秋的雨“哗啦啦”,带着夏雨的惯性和余威,偶尔夹杂着雷声横扫千军,送来礼物的是秋汛,秋汛能快速把人们极为厌烦的“秋老虎”席卷,开始扇来凉爽入怀的风,让舒适惬意弥漫开来。到了中秋,秋雨就圆润成了太极拳,行云流水,摇曳多姿,它温柔地抚摸着花草树木,庄稼和瓜果蔬菜,是万物的催熟佛手。到了深秋,秋雨淅淅沥沥,变成了一个美女理发师,给万物修剪枝叶藤蔓,为阔叶林落叶剃头,为针叶林剪枝,含蓄地催着田野收获秋种秋,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扫过,像醉棍醉倒,看似柔若无骨东倒西歪,却虎虎生威,招招生寒,释放出来一片肃杀,给硕果累累的金秋写上感叹号!

秋阳杲杲,灼灼其华,天地像一个巨大的烤箱烘烤得瓜果飘香、五谷丰登。江南那红绿相间的橘子、小太阳般的芦柑、壳坚汁甜的橙子成熟了,北运的车辆装成了花果山。北方那黄澄澄的雪梨、红彤彤的大枣、粉红俏佳人般的苹果、酸甜可口的山楂、金黄色的银杏把树枝腰身压弯成句号。秋雨多情秋阳热烈,田野变成了一块块发酵的面团,不断像冒泡一样催熟了金灿灿的水稻、舞枪弄棒的金玉米、雪花铺地般的棉花、火辣辣的红辣椒、流星锤一样的茄子、瀑布飞流般的豆角、拱出地面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浑圆如纺锤的土豆红薯、三节棍一样结实的山药;山梁之秋也被五谷染成价值连城的波斯挂毯,谷子笑弯腰,大豆咧开嘴,糜子涨红脸;秋天的草原草甸水草丰美,牛羊膘肥体壮,一派硕果的景象。地平线上,高大俊朗的高粱梁带领着五谷兄弟姐妹,举着猎猎酒旗从田野走进酒厂,发酵制曲,酝酿出最豪放的酒歌,放飞心中的梦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收一直都是人们最期盼的风景。以前,人工收割庄稼很忙很累,人们起早贪黑戴着草帽,挥舞镰刀,把平地里的一块块水稻和大豆割倒,小心翼翼地打捆,唯恐到手的粮食落到地里,然后用力背出田野,装上架子车和独轮车,牛马拉车人推车,在土路上摇晃着蹒跚起步,一趟一趟送到打谷场晾晒,用石碾碾压,抢在秋雨来临之前颗粒归仓。平地上的玉米和高粱收割后,直接掰掉玉米棒,割下高粱穗装车拉走,把秸秆打捆背到田边,等粮食入仓后再慢慢把它运送到农家院切碎给牲畜做饲料。而收割山梁山沟里的谷子、糜子更费劲,收割后打捆,架子车去不了,人们只能上山下沟用扁担挑回来。一个秋收下来,农人的肩膀压得脱皮,双腿肿胀,累得好多天直不起来腰来。如今,智能收割机和无人机早已迅速普及,收割、打包机协同作业,有的是收割、粉碎秸秆和还田一体化,转眼间,金色的稻谷就变成了流向粮仓和农家心田的“哗啦啦”的瀑布,省时省力,看花了人的眼,陶醉了人的心,美了金秋的画面。

——秋天醉了,飞禽走兽醉了,收获秋秋的人们也醉了。只要人们永远保持着力进取的精、气、神,秋天就会不断创作出绚丽夺目的诗、书、画,画卷铺展,锦上添花。

文化纵深

千年历史文脉的当代回响

——深层解读“商丘美术现象”

❁ 楚 丽

创作技法带回商丘,形成强大的艺术磁场效应和“传帮带”传统。这种由历史底蕴与当代名家共同构筑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氛围,为“商丘美术现象”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深沉的精神底气。河南省美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陈文利介绍,这些年,商丘市涌现出很多优秀艺术家,比如国画的王清健、王保起,版画的付江博,漆画的李娟、程安营,油画的孟新宇等,他们共同组成商丘美术群体。画家潘天寿曾言:“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商丘美术中对汉梁石刻、民间木版年画等元素的运用,正体现了地域文化基因的延续。从黑白版画的精雕细琢到漆画的斑斓绚丽,从国画的笔墨情深到油画的时代叙事,商丘美术创作呈现出黄河文化、商宋遗风与民间艺术的融合,呈现出千年文脉的传承与创新。

其实,商丘美术的蓬勃生机,不仅源于对千年文脉的传承与创新,还得益于商丘市近年对美术领域的精准扶持与系统的人才培育,并由此形成了艺术与城市同频共振的良好格局。

美术人才队伍的战略性重塑

“商丘美术现象”在河南乃至全国美术界都有代表性。“看着年轻一代优秀画家在老一辈的带领下发展得这么好,由衷希望商丘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勇攀高峰,再创佳绩。”在“商丘美术现象”学术交流会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美协副主席、河南省美协主席刘杰的开场致辞,瞬间点燃了现场研讨氛围。他提到,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商丘有 34 件作品入选。这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商丘市人才机制改革的“破冰”之举——以实绩论英雄,不问资历出身,让青年才俊站上舞台中央,完成了美术人才队伍的战略性地重塑。

“‘商丘美术现象’的核心是人才生态的全面优化。让真正有才华、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站到舞台中央。”商丘市文联主席刘瑞芳介绍。

这场人才革新在美协换届中尤为显著。新当选的 12 名主席团成员中有三分之二是新面孔,70 后、80 后艺术家占比超 80%,本科以上学历者达 90%,体制外专业画家占三分之一。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为商丘美术带来了新活力。

健康的人才循环机制,为商丘美术事业的厚积薄发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组织保障。

“商丘美术现象”的基石,最终是由一个个甘于寂寞、潜心创作、勇攀艺术高峰的艺术家个体奠定的。每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入选率极低,能在其中脱颖而出,靠的是实打实的艺术水准与数十年的苦心孤诣。在河南省文史馆馆员、郑州美术学院校长石晶眼里,“商丘美术现象”是日渐强硬的中原画风的优秀个案,其中汇聚了一只强劲的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创作队伍。

油画领域的孟新宇是代表之一。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崭露头角,却选择在艺术盛年“逃离”繁华都市,深入太行山腹地创建工作室,枕石漱流,耕云种月,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艺术苦修。“超然世外”的坚守,让他得以深度汲取太行山水的雄浑之气,其油画作品因而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高超的艺术格调,屡次入选国家级大展,艺术成就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他的故事,成为商丘美学家“十年磨一剑”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漆画这一相对小众的画种中,商丘师院副教授、商丘市美协副主席李娟扮演了开拓者与播种人的角色。她本人创作成果丰硕,作品数十次参加国家级展览并被多家机构收藏。更可贵的是,她将个人创作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努力推动漆画教育进入高校课堂,使商丘师范学院的漆画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为河南漆画艺术的异军突起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一大批体制外专业画家,耐得住清贫与寂寞,以坐“冷板凳”的定力,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默默耕耘,直至全国美展的检阅,才让人们惊觉其已臻至相当的艺术造诣。

河南省美协副主席李健强由“商丘美术现象”想到了“竹子定律”。他在学术交流活动中谈到,竹子在地下生根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四年仅仅长几厘米。当它第五年破土而出之后便迅猛成长。“这说明它们的根扎得很深很坚实,结果才能迅猛成长。”

正是这些潜心创作的艺术家群体,共同撑起了商丘美术事业的“高原”,并向着“高峰”不懈迈进,回应了时代对于精品力作的呼唤。

肇画从“现象”到“长效”的未来图景

当 34 件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作品清单在学术交流会上被再度提及,“商丘美术现

象”这个早已引发河南乃至国内美术界热议的话题,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时代内涵: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集群突破,更被视为一座城市与艺术相互滋养、共生共荣的生动实践。

“商丘美术现象”的价值,超越了美术领域本身,它深刻地诠释着艺术与城市如何相互滋养、共生共荣的“共生之道”。

一方面,城市为艺术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商丘市将美术事业纳入文化强市战略,各类创作扶持资金、采风活动、展览平台的搭建,为艺术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仅 2024 年一年,就举办各类美术展览 20 余场,组织采风活动 12 次,让艺术家在实践中积累素材、激发灵感。

另一方面,艺术也在有力地反哺城市的发展。首先提升了商丘的城市文化品位和知名度。“商丘美术现象”成为一张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通过全国性展览和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全国美术界的目光,展现了商丘市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现代、活力、创新的文化形象。其次,美术正在转化为切实的生产力。如拥有“中国画虎第一村”之称的民权县王公庄村,将绘画艺术发展成为特色产业,带动村民致富,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漆画、剪纸等传统工艺通过创新设计,转化为受欢迎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融合。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参与城市更新、社区美育和产业发

展。荣誉之后,如何使“商丘美术现象”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现象,这需要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与系统规划。对此,中央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批评家、策展人王春辰表示,“商丘美术现象”要持续发展、持续扩大它的影响力,离不开“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发力,加强交流与传播。如此,才能进一步推动艺术与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融合,让美术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人民,塑造独具魅力的城市美学空间,才能肇画具有长效机制的未来图景。

结语

“商丘美术现象”是一次由历史文脉、机制革新、个体坚守与城艺共生共同催化的精彩绽放。当千年宋风与当代艺术在商丘交汇,当艺术家的画笔与城市发展的蓝图同频共振,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美术现象的崛起,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时期以文化驱动内在复兴、绘就宏伟图景的生动实践。

聊斋闲品

书中窥味

❁ 许 锋

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

序解说了“苏山”之名的由来,也通过僧人之口,叙述了一个传说,并点出“遇三苏则住”的谶语。这个传说为寺庙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巧妙地与 600 余年后的到此“苏”轼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诗较长:“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此诗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重创后,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既叙述归隐之愿与仕途之厄,也表达劫后余生的感慨与向佛之心,“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是点睛之笔,苏轼回望这片与他同姓的“家山”自问:在这年关将至时节,他该去哪里?其实是灵魂拷问,经此厄运,他何去何从?有人说,苏轼逗留苏山几日,黄庭坚也来专程看望苏轼。苏于黄亦师亦友,若真如此,苏轼定格外欣喜。但查史料无据。黄庭坚的确与苏轼在苏山见过面,只是,已是几年后的事了。宋陈郁等撰《山谷先生年谱》载,元丰六年(1083年)9月,苏黄于光山交游。黄庭坚借景抒怀,作《静居寺上南人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避世一丘壑,似渔非世渔。独吟嘉橘颂,不遗子公书。笋蕨园林晚,丝缙岁月除。安知冶容子,红袖泣前鱼。”

“避世一丘壑,似渔非世渔”,这位古人隐居在山水之间,看起来像个渔夫,却非真

正的渔者。塑造了一个高士形象。“独吟嘉橘颂,不遗子公书”,“嘉橘颂”,指屈原的《橘颂》,借此典故,赞美钓台主人像橘树一样,坚守志节,不随波逐流。“子公书”典出《汉书·陈遵传》,代指谄媚权贵、谋取私利的书信。通过一正(吟橘颂)一反(不遗子公)两个典故,刻画了钓台主人品行高洁、不慕荣利的形象。“笋蕨园林晚,丝缙岁月除”,在傍晚的园林中,“他”以竹笋和蕨菜为食;在垂钓的岁月里,任时光静静流逝,“笋蕨”是素食,“丝缙”是钓线,营造了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意境。“安知冶容子,红袖泣前鱼”,那些只知道梳妆打扮、献媚争宠的人啊,怎会明白这位高士的志趣,只会像失宠的姬妾一样被抛弃而哭泣,“泣前鱼”典出《战国策·魏策》,比喻失宠、被遗弃。

四年流寓催人老,唯有苏山寄情仇。黄庭坚知心知,苏轼的心结或已解开。苏轼在黄州几年,创作生涯达到巅峰,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会面前一年(1082年),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借地抒情,通过对历史英雄人物的追忆和壮丽山河的描绘,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政治失意的苦闷,以及寻求超脱的复杂心境。他似是找到了一个人生坐标。

我呷了一口,这茶,味道还浓。

死的强音。

三

柳如是遇见钱谦益时,正是秦淮河水最温柔的时节。她携一柄泥金扇,立在画舫船头,吟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刹那,惊起满河星子。这个名动江南的“秦淮八艳”,偏要在扇面上题满《诗经》《楚辞》,偏要以“如是”为字,向天下宣告:女子才情,不输须眉。

红豆山庄的岁月,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安稳。绛云楼的余晖里还飘着钱谦益批注的《汉书》,清军的马蹄声已踏碎白茆溪的晨雾,这个以“河东君”为傲称的奇女子正在誊抄自己未完的作品《戊寅草》。“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她精妙的书法走龙蛇,墨汁在宣纸上洇出奇异的纹路,像她和陈子龙泛舟西湖知音畅谈那夜的月影,更像钱谦益降清那日她悲愤扯断的琴弦。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钱谦益的脚腕与退婚,让她看清了文人的懦弱,“你殉国,我殉你。”她对钱谦益说罢,便跃入寒江。被救起后,她转而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变卖家产,资助抗清义士;暗中联络旧臣,传递情报。

当三尺白绫悬上雕梁时,她最后望见红豆山庄的满园秋色。那些钱谦益亲手栽种的红豆树正在风中抛撒朱砂般的果实,宛如当年东林书院飘落的风珠。她忽然笑起来,想起 26 岁那年穿着襦裙与士子们论道的自己——原来真正的文明从未囿于华夷之辨,而是藏在这些女子用生命守护的笔墨山河之间。



秋韵(国画) 白金尧

灯下漫笔

用生命守护的笔墨山河

❁ 左素菊

匈奴帐篷外,长角声像冻住的河流。她学会了用羊毛编织毡毯,却始终学不会胡语歌唱。直到她发现胡笛声调与《诗经》韵律暗合,那些被风雪掩埋的诗句,竟在胡笛呜咽里重新发芽。于是有了《胡笳十八拍》,琴声里既有“对殊俗兮非我宜,遭厄辱兮当告谁”的悲怆,也有“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的期盼。她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用琴弦缝补破碎的灵魂。

曹操派人来接她的那天,漠北朔风和雪花正紧。左贤王的弯刀在帐外投下长影,两个胡孩孩子拽着她的衣角不肯松手。那一刻,她忽然懂了宿命——不属于某个人、某片土地,而属于即将失传的典籍,属于父亲未竟的事业。归汉马车上,她怀里不再是残稿,而是满满一箱亲手整理的藏书。这些在匈奴帐中默记的文字,后来成了修补汉代文脉的重要拼图。

后世说“文姬归汉”是佳话,却不知她带回的,是比个人命运更重的文明传承。胡地十二年,她用苦难作墨,在历史长卷上写下女性的坚韧与担当——那把沾满风沙的胡笳,最终奏响了文明不

二

同样的秋风卷着大漠黄沙,扑打在蔡文姬的羊皮纸卷上。她腕间的墨痕已淡如远山,就像记忆里中原的黛色丘陵。父亲蔡邕的焦尾琴还在案头余温未散,胡笳的呜咽里沉沦,不如用生命守护笔墨下的山河。后来人们长记她的“却辇之护”,却不知她的贤名,是看透繁华后的清醒,是在孤独里守住本心的坚韧——那柄被弃的团扇,最终成了照破千年虚妄的明镜。